

080
F72

王朝佑著

亞洲之日本

附人類論

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



3 1111 013026115



亞洲之日本

亞 洲 之 日 本

附 人 類 論



王 朝 佑 著

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
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

亞洲之日本

序

吾一介寒士，困居京師，既無黨派之足恃，又無奧援之可依，父女教書，維持生計，母子操作，不用餽婢，蓋純以勞力主義，而生活於混亂之時代也。

吾以爲人類之出生也，以相愛爲原則者也，非以相殺爲職務者也，而橫覽中外，爭奪殺戮，無時或已，瞻念前途，不寒而慄，經濟之壓迫，已屬難堪，戰爭之慘酷，無可倖免，若不及早覺悟，改絃更張，則人類之前途，何堪設想。

吾主張各洲聯盟，卽所以解決無謂之爭執，推重強國，卽所以保護

弱小之民族，夫今日之情形，欲爲弱者造福星，必賴强者先諒解，弱者之血肉，萬不足以當强者之銳鋒，與其犧牲性命，毫無裨益，何如制定善法，共圖樂利。

亞洲之日本，天之驕子也，日本之有今日，非偶然也，吾深信中日兩國，不可分離，故作此書，供給於社會，是耶非耶，不得知已。

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四日

王朝佑誌

亞洲之日本

王朝佑著

日本在亞洲，果有如何之關係乎，亞洲人民，對於日本，應有如何之希望乎，日本對於亞洲各國之人民，究負何等之責任乎，此爲吾人亟應研究之問題，而不容忽視之者也，歐洲之人民，幸福何如耶，美洲之人民，幸福何如耶，我亞洲人民之顛沛流離，尙未達于極點耶，凡留心大局者所共知，無待吾之喋喋也，吾以爲人類出生之本義，其惟一目的，端在衣食之安全，與住居之完善，決非供人殘殺，供人宰割，供人奴隸，供人玩弄，而曠觀大地，芸芸衆生，經濟壓迫，生活困難，愁眉不展，度日維艱，卽號稱文明之國家，其政治法律，固極美備，而觀其社會之情形，國民之狀態，階級鬭爭

，貧富懸隔，考之文明之原則，尙不知相差若干萬萬里，然則人類之前途，禍耶福耶，尙在不可知之數也，

土地有限，人類日繁，生產日寡，食指愈衆，譬如有一家庭，八口之家，種田百畝，經之營之，足資糊口，十年以後，兒女成人，男必娶妻，女必嫁夫，而光陰似箭，昔日之兒童，今日竟子女成羣矣，其原有之土地，生產率未見加多，而哺啜之人，則增加數倍，于是入不敷出，家長發愁，分家離居，各自過度，析產不均，爭端以起，家庭禍水，皆由此階之厲也，家庭如是，國家亦何莫不然，在上古時代，人口稀少，物產饒多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竟忘帝力于何有，厥後生齒日衆，分配不平，攘奪殺

戮，遂不幸而發生于人類之中，更有桀黠之流，私心滔滔，惟知利己，欲犧牲多數之利益，造成個人之威福，所謂英雄也，豪傑也，政治家也，法律派也，以吾觀之，皆人類中之毒虫，而天地間之惡魔也，

地球消滅，乃時間之問題耳，人類之末日，恐終難免耳，月球曾有生命，而今已死矣，火星且有發生人類之說矣，他星球既有生有死，則地球之結局，必不能不如是，吾思至此，不寒而慄，吾之肉體，生在今日，爲吾行動，供吾驅使，擾擾攘攘，如虱蛆蚤虫之蠕動于臭物之中，一旦氣消血盡，則與塵芥爲伍，而當其生時之趾高氣揚，目空一世，至今日遂歸于無何有之鄉，然則人類之生存，誠曇

花之一現耳，在此短少之期間，究應有何等之思想，創作何等之事業，洵爲人類先決之問題，倘舍此不圖，惟嬌妻美妾之是務，山珍海味之是求，高樓大廈之是爭，金銀財寶之是奪，有地利而不知關，有山河而不知用，無遠大之眼光，無高尚之思想，顧目前之利益，謀個人之便利，此種情形，何國最甚，讀吾書者，自能辨之，日本者，東亞之強國也，世界之霸王也，其對於亞洲所負之使命，果如何之重且鉅乎，吾以爲日本對於亞洲之人民，應有詳細之調查，確定具體之辦法，下以決心，持以毅力，勇猛作去，勿退縮，勿顧慮，以東亞全體人類之幸福爲目標，方針既定，順序進行，亞洲各國，必感謝日本之誠意，而無排斥嫉妬之舉，蓋今日世界之大勢

，非賴先進國出而提撕指導，則混亂國家之國民，恐無出水火而登衽席之日，吾非謂弱小國家，須受強國之羈絆也，應受帝國主義者之摧殘也，應爲文明國民作牛馬當奴隸也，誠以弱小國家，政治紊亂，失統馭之中心，爾爭我奪，循環不已，憂國志士，雖激昂慷慨，而無從着手，縱有強力者出，而每抱英雄政治之謬見，不知人類相愛之精神，所有各種設施，率多違反民意，釀成戾氣，智識階級，明知政治不良之原因，與人民應走之大道，而爲環境所迫，不能充分發展其智能，於是寡廉鮮恥之輩，卑污苟賤之徒，遂得盤踞要津，任意妄爲，窮兵黷武，騷擾良民，苛斂誅求，殘害百姓，甲曰救國救民，乙曰弔民伐罪，甲曰提倡公益，乙曰辦理慈善，驅不教

之民于疆場，殺無辜之民以洩忿，假公款而充私囊，託慈善而便私圖，此種行爲，果爲民乎，果爲己乎，清夜自思，能無愧乎，

日本雖曰富强，而政治仍多缺憾，上流社會之腐敗已極，日本國民遂有強烈之自覺，然而統治階級，橫施壓抑，致愛國志士，抑鬱潦倒，而無可如何，此種情形，實爲亞洲民族向上之障礙，亞洲國家發展之挫折。日本自身當有充分之覺悟，急改弦而更張。掃除一切之黑暗政治，放開眼光於東亞大局，隣邦之中國，日本之好友也，中國之混亂，日本之大害也，日本之能否興盛，端視中國之能否治平，中國地大物博，尙未脫酋長時代之陳跡，此種國家，而欲戰勝於二十世紀之世界，豈非夢囈，所以歐美各國，視中國如俎上肉，

釜中魚，任意宰割，而毫無顧慮，一旦中國爲歐美所噬，則受直接之影響者，厥爲日本，故日本之在亞洲，實有維持各國生存之必要，吾非謂亞洲各國，均應仰日本之鼻息也，蓋日本之在亞洲，確具長兄之資格也，

吾所最不解者，亞洲各國之人民，對於日本，並無何等濃厚之感情，不但無情好之可言，且有互相嫉視之行動，此病不除，必爲亞洲最大之癥結，釀成將來無窮之禍端，考其所以致此之原因，全由於亞洲民族無團結之性質，無相愛之精神，忘却大本，昏昏沈沈，不知振作，不知向上，不考察人類之歸宿，不圖謀子孫之便利，荏苒遷延，竟有今日不死不活之狀態，所幸日本崛起東隅，尙有幾分生

氣，其文明之程度，幾與世界文明古國，及新興國家，有並駕齊驅之勢，當是之時，亞洲民族，須知東亞之天下，當由何人維持之，東亞之開發，當由何人指導之，白種人之教化，固亦發生於東亞，而情隔勢異，終有柄鑿不相入之虞，故與其將政治學術，悉仰賴於白人，毋寧舍遠取近，全求之於日本，日本國民之性質，家庭之組織，社會之制度，政治之設施，在在與東亞各國之情形相吻合，決不至有張冠李戴之譏，且按之地理，歷史，人種之關係，東亞各國，實立於不可離之地位，明白此理，我亞洲人民，又何必互相排斥，互相嫉妬，鷸蚌相持，使他人收漁人之利乎，吾之所以主張重視日本，即所以重視自身，蓋日本國家，雖未達理

想文明之域，而其各種政治，確未與人民之幸福，背道而馳，其資本專制，亦未有西洋各國之惡劣現象，一般生活程度，雖極困難，然未見有賣兒鬻女之悽慘情況，夫政治之原則，端在高尙之理想，先樹遠大之目標，然後孜孜以求之，始有到達絕頂之望，日本之政治，是否有遠大之理想，吾不得知，只觀其新聞雜誌之風起雲湧，交通實業之如火如荼，卽知日本人尙知選擇正路，發揮生機，決非自暴自棄，甘心斲喪國脉者可比，倘亞洲各國人民，均能如日本人之發奮有爲，則亞洲之天下，必能別開生面，亞洲之民族，必有特別權威，人類之出生，純爲幸福，幸福不得，生存何益，閉關自守，當然有特別之樂趣，海禁大開，世界人類，遂受莫大之刺戟，日

本人迎合新式之潮流，履盡種種之痛苦，與藩閥鬪，與外國鬪，刻苦惕勵，舉國一致，日本之有今日，豈偶然哉，

衣食住三者，雖達極端美滿之域，尙不得謂之爲文明之絕頂，吾對於亞洲理想上之文明，（第一）開通亞細亞大河，夫交通便利，乃文明之導機，亞洲國家，號稱十數，而老死不相往來，致缺乏意思之溝通，雖在同洲，儼如異土，言語不通，風俗不同，精神物質兩文明，遂無積極進步之可能，亞細亞大河，西自土耳其波斯，東至中國，可以行輪船，可以通民舟，可以應用於各種機器，可以適用於灌溉田地，河之兩岸，培植樹木，修築馬路，開闢市場，設立學校，自西徂東，一線穿成，豈不懿歟，（第二）創設亞細亞大學校，學

校者，人才之源泉也，亞洲民族，頹靡極矣，推厥原因，全在教育之不發達，各地居民，仍有穴居野處，茹毛飲血之野蠻臭味，亟應推廣教育，增長智識，擇適當之地點，置教育之機關，統一言語，改良習慣，思想高尚，始可日進於文明，（第二）開闢亞細亞之荒地，土地不闢，衣食不足，現在人口與土地之比例，吾人幾無噉飯之餘地，縱能全數開墾，猶恐不能供給人民，何況荒蕪不治，貨棄於地耶，據吾所見，應計算亞洲之土地，共有若干方里，已墾者若干，未墾者若干，每人平均，應得若干；詳細攷查，努力開發，衣食既足，其他事業，自可迎刃而解，（第四）多設各種工場，地利既闢，工業自興，原料豐富，製造儉省，供給需要，兩得其平，商業發

展，自在意中，商業者，文明之導線也，幸福之樞機也，英美重商，而殖民地及於寰區，日本勸商，而富力一日千里，亞洲土地，何嘗不廣，亞洲民族，何嘗不秀，倘能用得其當，則亞洲之威力，詎可輕視，（第五）多開商埠，商埠地五方雜處，刺戟性極爲強烈，物質之文明，可以交換，精神之文明，可以傳達，言語可以混合，習慣可以統一，感情日趨融洽，自不至有互相嫉視之行爲，彼此互相諒解，決可免無意識之舉動，同爲天地所生，均爲父母所愛，五官百骸，既相齊一，安有不能協同之理，（第六）修築亞細亞大鐵路，鐵路既通，區域縮小，朝發夕至，便利何如，物質交換，任意爲之，遊覽風景，到處皆宜，有優待之辦法，圖貧民之利益，亞洲各國

，親如兄弟，亞洲民族，無分彼此，生氣勃勃，共達福域，坦坦蕩蕩，何樂如之，（第七）設立亞細亞大公園，現在各國之公園，皆規模狹隘，人煙稠密，妖形障目，脂粉污鼻，誇多鬪靡，益增忿氣，宜在亞細亞洲適當之地點，多置大公園，範圍遼闊，設備衆多，動物植物，無一不備，書籍雜誌，隨便檢閱，振作遊園人之精神，發展遊園人之志氣，入此園而思想爲之高尙，入此園而學識爲之增長，較之貴族式賣淫式之公園，豈不高出萬萬，

現時之學術，局部之學術也，現時之政治，褊狹之政治也，條約法律，振吾耳鼓，各種學說，亂吾腦筋，吾之所志，不在枝枝節節而爲之，在高瞻遠蹠而取之，欲達文明之絕域，非去機心不爲功，欲

謀全體之幸福，非棄我見不能行，亞洲之天下，當由亞洲人維持之，不能假手於外人也，亞洲民族之幸福，當向亞洲人討求之，不能借箸於他種也，亞洲人互相殘殺，互相排斥，而欲他種人之愛護我，輔助我，豈非喪心而病狂耶，曠觀世界之大勢，各種自治，各洲自治，大同告成，同沐休風，殆爲不可掩之事實，日本僻處東隅，發奮爲雄，執東洋之牛耳，握東亞之霸權，我東亞人民，對於日本應有絕大之希望，予以艱鉅之責任，政治如何改良，教育如何振興，實業如何發達，交通如何便利，財政如何整理，貨幣如何統一，日本人既能治國家於上理，對於此必有特別之秘訣，以吾推之，其秘訣並不新奇，只在忠於國家，忠於職務，忠於同胞而已耳。

吾非親日也，吾非媚外也，吾非忘本也，吾非不知親疏遠近也，吾知東亞民族之痛苦，實不忍屬目也，假使日本以外之亞洲各國，均能鼓其朝氣，挽回頹勢，熟悉世界之大局，了解自身之位置，努力向上，發奮自強，維持社會之秩序，圖謀國民之幸福，則吾方馨香祝禱，額手稱慶，決不再有仰賴日本之心，孰意亞洲人民，太無團結，蹉跎歲月，遷延時日，好榜樣之日本，而不知模倣，極優美之江河，而不知開發，惟日日以嫉妬爲事，殺戮爲志，夫小人而嫉妬君子，猶可說也，善人而殺戮惡人，猶可解也，奈何君子亦嫉妬君子，善人亦殺戮善人，互相嫉妬，循環殺戮，兇惡之氣，無時或消，和平之風，何時發生，猶復不知覺悟，大言炎炎，滿口愛國，私

心滔滔，日本苟有壓迫之行爲，侵略之野心，不講公理，專圖私利，則日本自身，不久自滅，無所用其排斥，無所用其宣傳，蓋世界之人類，純以愛爲本位，只愛己而不愛他，未有能長久者也，只損人而欲利己，未有能發達者也，天地之生人類也，固欲各得其所也，非有所偏重於其間也，惟人類出生以後，秉性不同，志趨各異，愈走愈遠，而階級判矣，階級之所由生，乃賢愚之所致也，彼主張人類平等之說者，吾不知根據何種學理，有何完善辦法，而必欲行此不能辦到之主張，吾誠百思而不得其解也，吾非主張優秀民族，理應壓迫劣種也，強盛國家，理應欺侮弱國也，資本主義，理應任意跋扈也，誠以智識不同，才德不一，揆之情理，考之事實，決不

能以高樓大廈居苦力，山珍海味供乞兒也。

吾不敢謂日本人盡屬良善，日本制皆爲完美，惟觀之東亞各國，無一國能出日本之右者，日本之教育，日本之實業，日本之製造，日本之交通，日本之軍備，日本之財政，日本之警察，他國果能及之乎，日本人之奮鬥，日本人之刻苦，日本人之模倣，日本人之鑽研，他國人有此勇氣乎，日本國家，既爲先進，日本人種，又知奮發，我亞洲人民，對於日本，反異口同聲，或輕視，或排斥，不明其故，不考其理，盲人瞎馬，受人撥弄，夫亞洲各國，均與日本離貳，日本果蒙何等之損失，其最感痛苦者，究爲何國之人士，據吾所見，強盛國家，對於衰弱國家，應負指導之責任，不應有侵略之野

心，弱小民族，對於先進民族，宜執弟子之禮節，不宜有嫉妬之思想，國家之界限，如何嚴明，權利之爭執，如何激烈，而其結局，則同歸於死，故與其目光如豆，心胸似蛙，擾擾攘攘，惟小權利之是爭，何如放開眼光，往大處落墨，速息無謂之內爭，共謀全體之福利，培養個人之實力，以免強國之伺隙，日本在東亞，居長兄之地位，宜詳察東亞民族之困苦，設法補救，不宜坐視不問，惟個人權利之是務，夫亞細亞之農業，亟應改良也，宜設亞細亞農業改良會，以亞洲各國之農業專家爲會員，分門別類，詳細研究，務使生產日增，供給日多，其他凡關於亞細亞之事業，莫不協力進行，盡量發揮，此種重責，日本人當首先負之，日本人且應以真面目處

理之，如此作去，一世紀後，吾之理想上之之東亞，必能大改面目，決不似今日之齷齪，今日東亞之民族，昏迷達於極點矣，各政治家，各學者，所事何事，果竟未之見耶，東亞民族，有受科舉之毒者，有受儒教之病者，有爲基督教所朦蔽者，有爲鴉片煙所殘害者，有穴居而野處，辮髮而文身者，有蠢如笨豬，呆若木雞者，當此之時，日本國家，竟嶄然露頭角矣，日本民族，竟昂首於寰區矣，我亞洲土地，於白人踐踏蹂躪之時，忽有日本挺身而出，豈不足以爲黃種揚眉而吐氣耶，日本對吾之真意，果究何在，吾不得知，而同洲，同文，同種，在在有不可離之關係，吾考察日本人之性質，活潑親切，確非陰賊險狠，卑鄙惡劣之人種，亞洲民衆，得此好友

，爲之輔助，較之遠法歐美，豈不優勝多多，且西洋之文明，與東洋根本不同，東洋之忠孝大義，上下名分，實爲東洋民族生存之原質，海禁未開時代，東洋之天下，果爲何如，海禁既開以後，東亞之情勢，又爲奚若，三十年來，西洋之學說，輸入於東亞者夥矣，而其結果如何，明眼人自能知之，至於條約問題，譬如甲向乙借款百萬，必有百萬借款之擔保，未有只享權利而不盡義務者，以往往之官僚，喪權辱國，今日之志士，遷怒外人，吾竊以爲不可，爲今之計，急應振作志氣，培養國力，按步就班，循序而進，則不平等條約之取消，乃時間之問題耳。

中國之秩序恢復，歐美之野心自泯，其他亞洲各國，必將眉飛色舞

，與中日兩國，共圖進行，關於此，日本之外交，不能取遠交近攻之策，事事仰歐美之鼻息，以壓迫中國，宜居東亞長兄之地位，爲亞洲各國，保護權利，增長利益，吾述至此，日本與亞洲之關係，誠重且鉅矣，日本之行動，一步錯誤，則亞洲所受之影響，匪可言喻，亞洲人民，對於日本，切不可輕視，誠以亞洲若無日本，則我東亞民族，將變爲白種人之奴隸矣，今日之世界，民族自覺之時期也，民族自覺之結果，地球之末日將至也，地球之末日至，則人類滅亡之日也，故今日人類之大問題，全在救死，而不在條約法律，全在爲子孫謀生活之地位，而不在些少權利之爭執，一日拋却機心，渾然元氣，則吾人前途之事業，正無紀極，以有用之精神，用之

於有用之地方，以多數之金錢，消耗於正當之處所，窮鄉僻壤，電車通行，富貴貧賤，一律電燈，電話則徧置於各戶，電影則分散於各村，物質之文明，盡量發揮，精神之道德，日進無已，人類之幸福，臻於絕頂，地球之生命，或可延長，假使不然，機械變詐，互相殘殺，戕賊天機，自絕生路，上天有靈，決不恕此惡魔也。

夫人類之爭執，非有不供戴天之仇也，同爲天地所生，均爲父母所愛，呱呱墜地，世界之小兒，究有何等之差別，明乎此，則人類之爭執，可謂無意識之極矣，全體人類，既無爭執之必要，則亞洲各國，更無互相嫉視之理由，日本國富兵強，蒸蒸日上，資本雄厚，製造精良，儘可爲大規模之擴張，移其眼光於亞洲全局，聚集雄大

之資本，製作多量之物資，分配優美之技師，補助各國之工藝，推誠相與，毫無猜疑，不搾取社會之血液，而圖謀人民之便利，此乃爲大道，此乃爲至行，此乃爲人類應盡之天職，此乃爲子孫開闢之活路，亞洲人民，果仍不知覺悟乎。

日本蕞爾三島，竟能治國家於富強，其國民之刻苦惕勵，果爲何如，我國民亦曾加以研究否乎，倘一研究，必至自慚自愧，自奮自勵，而深歎萬非腐敗頹唐之國民所能及，夫既爲人類，當然有固定之使命，使命者，果何物耶，非滿口講道德，說仁義，而居心不可聞問也，非形式上標榜何等主義，而其實惟權利之是務也，夫所謂使命者，必誠心爲國，真心愛民，排却利己之見，盡力民衆之職，天

之生才，本屬有限，以有限之才，行衆多之事，業有綆短汲深之虞，何況投之間散，任意摧殘，致使國家正當之事業，無人顧及，而無學無德之流，竟充滿於社會，膺國家之重責，縱慾敗度，恬不知恥，若夫人民之痛苦，國家之衰弱，則認爲理之所驅，勢之所使，乃小民自作之孽，非彼輩之穢德醜行所釀成，以吾思之，今日世界之混亂，皆小人階之厲也，人類之痛苦，皆惡魔造之因也，先造之因，後結之果，此理至明，無待贅述，試觀中國，烽火遍地，餓殍載道，既無住室，又乏衣食，天災人禍，幾難支持，此種現象，究爲何人所造成，猶復不知覺悟，痛改前非，乃更變本加厲，爲所欲爲，賦稅日苛，民怨沸騰，戰禍不息，民困無已，舉凡國家之精神

，斷喪殆盡，人民之生機，根本消滅，莽莽神州，幾無一片乾淨土，茫茫衆生，多數變爲可憐虫，此種情形，果爲何人正當之使命，彼爲高官，食厚祿者，清夜自思，能不汗流浹背耶，國家設官，原以爲民也，而中國之官，不但不能進步，反日見退化，在專制時代，凡百有司，尙知愛惜羽毛，勤奮供職，既畏言官之彈劾，又懼世間之物議，縱間有一二陋劣之輩，亦知稍顧廉恥，而不敢公然爲非，蓋國家之法令，社會之制裁，猶有若干之効力，故得維持於不敝，洎至今日，道德墮地，紀綱凌夷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盜賊之行，稠人廣衆之中，敢發無恥之語，居重職而用人惟私，司民牧而惟利是圖，對於良心之責備，社會之指摘，則悍然不顧

，惟個人權力之是逞，滔滔者天下，盡變爲洪水猛獸，而無可遏抑，夫中國國家之文明最古，孰不知之，中國國民之性質優秀，孰不信之，先聖先賢之艱難締造，孰不欽佩之，光華燦爛之山河土地，孰不景仰之，物產富饒，區域遼闊，浩浩蕩蕩，乃世界之極樂土也，而竟不知開發之，保護之，培養之，光大之，乃摧殘破壞，不遺餘力，殺人盈野，猶不滿足，姦人妻女，毫不知悟，雖處二十世紀之今日，猶不脫十六七世紀之臭習，獨於物質之文明，則極力模倣，男女之界限，則盡心解放，淫風與賭風，有一日千里之勢，鴉片與盜賊，有逐漸推廣之姿，亡國滅種之期，已不在遠，猶復嫉賢妬能，傾軋善類，排斥異己，汲汲謀利，嗚呼中國之猶能存在者，亦

倖中之倖耳。

日本之在今日，雖未臻文明之絕頂，然尙知擇正路而行，可謂無負於使命，觀其對於國家之元氣，不肯消耗，對於人民之幸福，不肯殆忽，其政府所孜孜以求者，在國權之擴張，國威之向上耳，其人民所營營不休者，在學術之增進，教育之發展耳，政府與人民，合爲一體，其惟一之目標，在乎國利，只要無害於國家，決不生任何之障礙，按步就班，日進無疆，故能發揚國光，昂首寰區，吾嘗見日本人之作事矣，勤勤懇懇，不敢稍懈，長官屬員，一律率真，不知敷衍爲何事，不知人情爲何物，有一職務，必有一技能，用一人才，必供一職守，無廢事，無游民，以相當之勞力，得相當之報酬

，不勞而獲，視爲大恥，積德累學，從政先務，此所以政治修明，社會之幸福，蒸蒸日上也。

夫國家之事業，非可敷衍遷就，瞻循顧慮，所可塞責者也，國家既由人民而成，然人民之惟一希望，在於幸福之日增，食美食，衣鮮衣，居有宮室，出有車騎，肉體之安置，可謂得其所矣，而其所以致此者，則在乎政治，政治之優劣，影響於國計民生者，至重且鉅，日本之政治，缺點固然甚多，而鐵道縱橫，學校林立，工場到處皆是，工人數達萬億，田地之整理，極其齊一，山川之形勢，備極美麗，收穫日多，全在農業之改良，商務繁盛，端賴國家之提倡，輪船之數目，日增月加，出品之銷路，有加無減，社會事業，愈臻

完善，國民思想，日益發達，元氣興旺，體力健壯，無萎靡頹唐之氣，無厭世消極之心，前途之事業，極其遠大，個人之生活，不成問題，倘有相當之能力，必有相當之位置，不敢存徼倖之心，不敢有非分之想，各守範圍，銳意向上，國家之組織，社會之安排，個人之幸福，莫不根據國民性，而為相當之處理，參酌新學說，而定適宜之辦法，國防鞏固，外人不敢伺隙，內部充實，進步一日千里，此種政治，始為民意，始為正則，始合乎正當之軌道，始無負於上天之使命。

若夫欺詐狡猾之輩，鈎心鬪角，損人利己，殘害良善，魚肉小民，食國家之重祿，而不本良心以作事，蒙教育之假面，而人格不可以

告人，流氓土棍，竟掌輿論，廝夫走卒，爲民父母，本係乳臭，而登大人之堂，胸無點墨，而列文士之選，至於學德兼優之人，則置諸不聞不問之列，陰險勢利之輩，則謂爲國家需要之品，是非顛倒，邪正混淆，政治之原則，既已拋棄於九霄雲外，而國民之趨向，遂至無正當之標準，於是文官肆其貪慾，武夫逞其驕橫，尤復互相標榜，狼狽爲奸，視國家之財祿，如個人之財產，以國家之名器，爲私人之授受，倘與日本比較，則相差之程度，何可以道里計，由是可知日本之道德學問，實不可以輕視，日本人之勇往直趨，實不可以企及，假使日本人違背天意，例行逆施，則其國家之氣運，必不至有今日之隆盛，而東亞各國，對於日本，不知親之敬之，反

嫉之妬之者，何也，不諒解日本也，不研究日本也，不知日本立國之眞精神，不知日本郅治之所由來也。

日本人與人交際，質直爽快，不重形式，倘有商酌，其實告之，決無口是心非，故意戲弄，損個人之私德，取無益之談柄，吾與日本人交際，已二十年於茲矣，深知日本人多屬陽分，絕少陰賊險狠之人，吾在日本求學也，其各界人士，對吾頗爲親切，吾回國以後，求學於北大，來往日人，亦不爲少，畢業以後，供職於衙署，招待日本人之職務，遂爲吾之專責，於是朝夕聚首，交換意見，感情融洽，裨益於中日兩國之國交者實多，吾在青島，辦對日外交，凡百問題之解決，多半根據於情誼，條約法律，則爲第二之問題，半年

之間，頗著成績，第二次直奉戰後，政局改變，吾赴濟南，旋歸北京，因政界之污濁，且欠薪之累累，與其將有用之精神，犧牲於奔競運動之場，不但損失人格，且增許多苦痛，何如另闢途徑，脫離宦途，以五尺丈夫，賣苦力尙可以維持生計，何況吾有相當之智識，似決不至於飢寒以死，乃計慮未周，又誤入新聞界之歧途，當吾之入新聞界也，日友某君，不甚贊成，惟業成事實，不便辭却，吾所供職之某報，延吾入社，卽有特別目的，蓋因吾與日本人頗多交際，特利用吾對日之信用，冀由日本方面取金錢耳，此種卑劣手段，險詐心思，實在令吾齒冷，然而吾當時並不知受其愚弄也，入社未久，屢受該社之催迫，囑向日本方面，招登廣告，至是該報之陰

謀，始完全暴露，吾雖知其奸計，而不得不盡力以行之，於是託吾日友，向日本實業家商酌廣告事，逾四五日，接日友函，謂已招得三家，卽三菱，三井，正金是也，北京有報，已數十年，北京報社，亦數十家，而絕未見有登日本之廣告者，有之，自吾供職之報社始，該報之目的既達，對吾頓加以白眼，蓋惡人之用心，只在乎利，利既到手，反目隨之，吾觀此情，認爲不可以久居，見機而作，君子之舉，遂辭職，而爲吾招登日本廣告之日友某君向吾曰，君性太直，決不宜於新聞事業，君之性質，最好從事教育，兼事著述，數年以後，必可獲良好之名譽，與相當之位置，吾從之，乃盡力於吾之「日文專修學校」並著「中國與日本」一書，書出版，日本方

面，銷售最多，中國方面，亦不爲少，吾之學校，開講演會，請吾日友講演，欣然允之，並捐助吾校日本雜誌三十餘冊，吾長山東中學校也，山東人之旅京者，對吾只爲口頭上之幫忙，而不爲實力上之援助，校中無款，無法進行，乃募款於王正廷屈映光兩氏，得七十元，賴以過年，開學期近，款無從出，教員請來，薪水不付，何以振作學生之精神，而挽學校之頹風乎，求之於同鄉，同鄉不應也，商之於舊校長，舊校長推諉也，蓋彼等之所以使吾長是校者，並非爲整頓教育也，亦非有所愛於吾也，因當時同鄉對於該校之爭執頗烈，該校校長冷某無法應付，查冷某詭計多端，安有擔當艱鉅之魄力，知吾易與，乃欺之，吾既爲冷某所愚，彼知計已售，遂置身

於事外矣，吾處此時，困難何如，家中生活，尙無法維持，豈有餘貲，來辦教育，然爲學校計，爲個人責任計，決不能虎頭蛇尾，效冷某之行爲，再四思維，只有仍求之於日友，日友因對吾友誼上之關係，均慨然樂輸，數日之間，竟湊集二百元之鉅款，吾既有款，乃銳意進行，一月之中，校風丕變，學生均有求學之朝氣，外間亦有相當之譽詞，孰意冷某見獵心喜，以吾既將學校整理就緒，千方百計，使吾辭職，吾不得已而去，而冷某不但不付吾代理校長之薪水，並吾所借日友之款，亦不承認，日友知吾又上人之當，遂絕口不向吾提借款事，吾之老友，日本某君，對吾極誠懇，八年以來，裨益於吾之事業者頗多，吾辦學校也，首先贊成之，吾在青島也，

盡力援助之，徹頭徹尾，毫無間然。

以上所舉，俱係事實，十年所積，勢難悉舉，僅觀所列之事，則日本人果爲何如，不辨而知，日本人對吾個人如是，對於他人，果改變方針乎，吾殊不信，夫與人相交，貴在至誠，我以誠往，彼不能不以誠來，若夫先懷鬼胎，猜疑橫生，則人非至愚，孰能甘受其欺弄，日本人輕喜善怒，誠屬當然，而宅心正直，不弄手腕，不用陰謀，確爲日本人之美德，假使日本人俱係卑劣之人種，何以日本國家，能有如是之強盛，凡觀察一國家，考驗一民族，必探本窮源，追究至微，始可以得其真相，而不至於發生誤會，日本對於亞洲各國，果無誠意，果行侵略，果有欺凌，果有妄動，儘可鳴鼓而攻，

使日本沈沒於太平洋之中，而永不能復生，假使不然，吾人對日，確有研究之價值，日本之在今日，其關係之重大，已如前述，無論其有無野心，只觀其內政之修明，軍隊之強盛，及其他政治之綱舉目張，他國既不能企及，則對日自不能不有相當之誠意，嫉妬者，小人之行爲也，排斥者，無意識之舉動也，日本既能發奮爲雄，治國家於上理，他國又何嘗不可刻苦惕勵，納人民於軌物，各爲各種，各爲各國，各爲人民謀幸福，各爲政治圖進步，堂堂正正，磊磊落落，拋却機心，遵循大道，互相砥礪，互相琢磨，和氣致祥，爭端自泯，不此之圖，不知責己，專知責人，自身日趨於墜落，反恨他人之向上，國內毫無秩序，竟怨他人侮辱，不揣其本，而齊其末

，以此勵國民，所以浮氣日張也，以此辦交涉，所以強鄰不信也，夫對內對外，非可純恃客氣，所可進行無阻者也，必知本國之病源何在，列國之理由何存，一面治病，一面順理，國民則沈着嚴肅，臥薪嘗胆，力圖自治，條約法律，誠意遵守，徐圖解除，如此作去，較之鹵莽滅裂之舉動，飛揚浮躁之暴行，徒招他人之輕視，無裨國家之實益者，豈不優勝多多。

夫奮鬪向上，力圖自強，實爲人類應守之正規，而積極樂天，高瞻遠矚，尤爲達士獨具之美德，日本地狹民稠，受經濟之壓迫，感生活之困難，因此而自殺者，每年何止百千，資產家之慈善事業，雖到處皆是，而杯水車薪，所濟有限，由是以觀，經濟之組織，須根

本整理，資本之專制，財閥之驕姿，至今日可謂極矣，恃銅臭之威力，睥睨一切，有血性之志士，竟不得不爲金錢所屈伏，玩物喪志，古人之耻，而世人所孜孜以求者，皆爲物也；天之生物有限，人之慾望無窮，以有限之物質，供無窮之慾望，所以爾爭我奪，紛呶不已也，吾嘗見富室子弟之揮霍矣，一擲千金，而不愛惜，貧窮之人，每日或不得一飽，有勢者極其快樂，無能者受盡折磨，試觀窮鄉僻壤，生活狀態，何等困苦，一視都市情形，驕奢淫佚，盡量發揮，違背天地之正氣，損傷人類之正理，陰氛鬱積，將來必至一發而不可收拾，吾之所見，有德者，應居高位，有才者，應握事權，正當之事業，充分開發，無益之消耗，立時停止，應接室之英雄，

飯館中之豪傑，果爲何國人之標語乎，吸人民之膏血，供自身之愉快，排斥不世出之正人，收納無廉耻之敗類，政治安有清明之日，小民詎有登衽席之時，假使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，則滿天雲霧，一掃而空，政治入於常軌，人才皆能登庸，正氣伸張，邪氣潛消，魑魅魍魎之徒，不能逞其伎倆，陰賊險狠之輩，無法施其奸謀，應興應革諸事業，俱有條而有理，輕重緩急之次序，皆條分而縷晰，無一人失所，無一事不舉，人人受教育，人人有常識，生活程度，雖與日俱長，而人類向上，則日進無疆，不妨碍福利之進步，不嫉妬他人之所長，爾無疆，我無界，同心協力，一趨正軌，夫今日之鉤心鬪角，爾詐我譽，可謂達於極點矣，而究其結局，彼此均有損失

，所最受痛苦者，惟善人耳，善人與人無爭，與世無忤，我行我素，正正堂堂，倘此種人握統治之大權，吾知必能本人溺已溺之懷，行悲天憫人之政，孰意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，正人雖多，而不得其所，惡人應泯，而偏居要津，運用手腕，施展陰謀，損人利己，再接再厲，殺人盈野，毫不知惜，此種情形，皆爲富強國家所釀成，如果富強國家，不供給槍砲，不供給子彈，不供給軍餉，則好戰爭者，無所取資，而氣餒矣，嗜殺人者，無所憑藉，而志惰矣，今日弱國人民之顛沛流離，皆強國太無人道主義之所致，爲之教育軍事人才，非強國之所事乎，爲之離間雙方感情，非強國之詭謀乎，猶復不知覺悟，條約之壓迫，權利之保護，詞嚴義正，令人毛骨

悚然，嗚呼噫嘻，弱國人民，真犬馬之不若，強國人士，直等於天上神仙矣。

日本稱雄東亞，可謂爲一時之霸，而不得謂爲長久之王，吾之所希望於日本者，欲其入於王道，而不願其流於霸途也，政黨政治，日本試驗之結果，果爲何如，資本階級，軍閥階級，官僚階級，俱已成立，而於大多數之國民，究有何等之裨益，觀日本之現象，尙未脫野蠻之域，安得得之爲文明，文明者，一般國民均享幸福之謂也，倘有一人失所，則政治有缺憾也，政治有缺憾，則國家大亂之原因也，大亂之暴發，雖不敢定，而日本之前途，實多荆棘，共產主義，充滿於國內，無產階級，時抱夫不安，日本政府，不知用和平

方法，以圖消弭，反以強硬手段，橫施壓抑，夫民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也，日本之危險，不在今日，而在將來，一旦日本騷亂，則東亞之前途，不堪設想，東亞威力之所賴以維持者，厥惟日本，而日本之情形如斯，吾思之，吾重思之，真不寒而慄矣，日本如果失脚，則東亞之天下，將變爲何等之顏色，中國內亂，何時底止，殊不可必，其他小國，受制于白人，非一日矣，幸有日本，尙足以爲我黃種揚眉吐氣，孰意天不厭亂，黃種之中，竟發生疑貳，互相猜忌，本係同種，儼若敵國，原爲兄弟，視如仇人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，竭誠忠告，有何不可，偏欲自劃鴻溝，強分界限，利害之觀念，較生命爲尤重，無謂之爭執，竟載在於法律，鄰國之騷擾，視若

無觀，他人之禍福，於我何與，隔岸觀火，吾誠不能不譏其所見之淺也。

日本既係先進國家，則對於弱小國家之慈善的行爲，當然係應負之責任，吾之意見，已詳述於前矣，然只言其理，而不言其法，則有空中樓閣之譏，似無裨於實際，故吾將進而言具體之辦法。

婚姻一事，人倫之始也，雖同爲人類，而種族之派別，殊不可以屈指，勿論世界，即以亞洲一隅言之，中國有五族，人所共知也，日本爲大和民族，亦人所共知也，其他如印地安族，高加索族，土耳其族，通古斯族，安南，緬甸，暹羅及馬來羣島等處，又各爲一族，族類繁多，自爲門戶，各成部落，不相往來，夫今日世界的交通

，業已日趨於便利，五洲各國，已如電掣風馳，朝發夕至，獨於同洲各國，則尙不通聞問，視若異人，豈所以謀亞洲之進步，而爲黃種敦睦誼乎，據吾所見，亞洲各國，應互通婚姻，定以年齡，限以資格，婚姻既通，感情融洽，此疆彼界，自然解決，且各地之水土氣候不同，而性情嗜好亦異，通婚姻，則可互相交換，互相調劑，對於人種，對於風俗，對於文化，均有莫大之裨益，然而此事若驟然行之，必有種種之障礙，與許多之掣肘，宜先由接近之國家着手，例如中國與日本及朝鮮先通婚姻，亞洲南部諸國，先通婚姻，西部諸國，先通婚姻，各該國之婚姻，既已暢行無阻，日見進步，然後亞洲全體各國，更互通婚姻，婚姻告成，統一可期，浩浩蕩蕩，

豈非絕大之快事耶。

言語不通，婚姻無法進行，然則亞細亞洲之共通言語，洵爲當務之急矣，亞洲國家，不下十數，而言語複雜，殊爲可驚，因言語之不通，致誤會之滋生，情意不能傳達，衝突可隨時而起，詳細以思，豈非無謂之爭執，假使了解言語，疏通意思，吾知凡百問題，均可迎刃而解，決不用調兵遣將，如臨大敵，勞師糜餉，有何意識，所謂亞細亞共通之言語者，卽由亞洲學者，參酌亞洲各國之言語，制定字母，造成文字，俾各國人民習之，如各國之官話然，其習之之法，卽在各小學校內施行之，而教師將用何法以養成之乎，亞洲學者，將字母制定後，由各國政府，設立亞洲官話學校於各該國之京

都，授以亞洲官話字母，半年畢業，畢業以後，派赴各小學校充教師，務使各小學校之學生，均熟習爲止，行之三年，則可小成，行之五年，則可大成，十年以後，通行於各該國，而亞洲之大同告成矣，言語統一，婚姻一致，風俗習慣，逐漸整齊，無誤會，無猜忌，亞洲之和平，始可以維持，亞洲之文明，始可以發達。

言語既通，情感日密，友望相助，爲第一前提，關於此，亞洲公共警察之設立，誠刻不容緩矣，吾何以主張亞洲設公共警察乎，誠以警察能聯絡各人之感情，調查各地之風俗，伺察各處之奸宄，所有對內一切政治，皆必惟警察是賴，亞洲各國，既互通婚姻，統一言語，則國家之界限，雖存而實亡，亞洲之國界，既若有若無，則軍

隊之準備，自不必要，軍隊者，野蠻時代之產物也，英雄政治之武器也，今日民智大開，以少數制多數之惡劣根性，自必一掃而空，教育普及，人民之程度日高，土地俱闢，生活不至於困難，生活易，斯盜賊少，盜賊少，則閭閻安，閭閻安，則自治可舉，而事業就緒，事業就緒，則民福日增，所謂兵者，自歸無用，兵無用，則太平之時代來矣，豈不休哉。

亞洲公共警察，既已成立，亞洲國防軍隊，亦可設置，蓋世界未趨於大同，猜忌自不免橫生，各洲之自治，既未完全，而不良分子，當然隱伏於社會，社會中有跳梁之人，則人類間有潰腐之虞，潰腐之所由生，即戰爭之所由起也，吾之所希望者，在全體弭兵，而按

之今日之情形，突然弭兵，事實上恐多窒礙難行之處，夫各國政治，尙多缺陷，勞資之鬭爭，政黨之橫行，帝國主義之跋扈，共產主義之蓬勃，凡此種種，皆爲戰爭之導火線，而人類中之大不幸也，加以各國教育，尙未齊一，草莽英傑，伺時而起，以家天下之心，爲暴戾姿睢之行，如此情形，而欲弭兵，豈非難事，故主張亞洲自治，亞洲之天下，由亞洲人努力整理之，亞洲之治安，由警察之力維持之，只在亞洲邊境地方，適於當之地點，置相當之軍隊，外以備強梁國家之侵襲，內以防不識時務之梟雄，軍隊之人數，限定二十萬，徵兵之方法，則取之於亞洲各國，軍餉平均分配，教練用文明法則，所有亞洲各國私養之軍隊，一律取消，蓋軍隊者，社會之

波濤也，軍隊愈多，波濤愈大，故人民永無安定之日，詳細以思，多畜軍隊，果非無意識之舉動耶。

取消無益之軍隊，省出有用之金錢，兵工廠係殺人之淵藪，尤爲人類之深仇；亟應停止製造，變爲生產機關，夫天之生物有限，詎可爲劇烈之消耗，個人之血肉，能有幾何，戕之伐之，只有早夭，地球亦猶個人耳，金銀銅鐵，雖各有鑛山，而終年開採，能不消磨乎，自有人類以來，卽無時無地，不有戰爭，戰爭之初，尙用弓箭矢石，或如陳勝吳廣之揭竿而起，爲禍尙不至於甚烈，殺人尙不至於如是之多，厥後用盡心機，努力發明，殺人機器，愈趨愈精，五金用費，日益無窮，觀今日社會之情形，金錢之缺少，雖由於資本家

之搜括，守財奴之慳吝，而製造大砲，製造巨彈，其他如戰鬪艦也，潛水艇也，手槍也，炸彈也，何一非消耗五金之器具，而爲經濟困難之總原因也，人類非爲萬物之靈乎，上古時代，號稱蠢笨，而熙熙攘攘，送太平光陰，今則民智日進，莫不以文明自吁矣，而考其實際，倒行逆施，昏昏沈沈，不知天地，古人尙知愛身體，愛子孫，愛社會，今則滿口愛國，而實則利己，飲食起居，俱不得宜，非狂而嫖濫賭，卽大吃而特吸，非虛腫爛胖，不真結實，卽骨瘦如柴，有似野鷄，此皆違背天地之正義，始有如是之結果也。

殺人機之製造，逐漸停止，有利益之工場，層見迭出，野無荒土，地無遺利，衣食旣足，其他自不成問題，考查亞洲山川，共有若干

，劃出路綫，制定辦法，所有之山，均種樹木，有鑛產者，從事開掘，所有五金，用得其所，不爲無益之消耗，不爲無用之製造，爲天地保元氣，爲人類謀便利，爲自身造福祉，爲子孫留蔭庇，至於河川，應濬者濬，應築者築，四通八達，遍至各處，水利舉而山利關，然後開商埠，通有無，製造多，銷路廣，原料省，用費輕，天然之物產，可以供給社會之需要，人工之製造，不至壟斷而居奇，經濟既可以保其平均，怨氣自不至於無端而起，夫今日人類生活之所以陷於不安者，全由於社會經濟之缺陷太甚耳，富者愈富，貧者愈貧，有權者坐視不問，絕無悲天憫人之懷，有財者獨行其樂，豈知無衣乏食之苦，有限之物產，消耗於戰爭，私藏於奸人，多數之

富源，隱藏於山海，拋棄於地途，猶復不知覺悟，或怨天而尤人，或縱慾而敗度，自繩自縛，豈非自尋痛苦乎，果能放開眼光，由遠大處着手，則吾人之快樂，尙有窮境乎。

亞洲各國之政治，既入軌道，各種事業，逐漸推行，而欲引起人民之興味，發展人民向上之志氣，則博覽會之舉行，誠爲當務之急矣，博覽會者，工藝之比較場也，人民之娛樂機也，有博覽會，則製造可以進步，人民可以興奮，亞洲文明最古，畫刻雕鏤，久已馳名於世界，只因不知繼續奮勉，致有半途而廢之歎，倘能鼓其朝氣，一致進取，以殺人之機心，移而爲製造之技術，以有用之精神，用之於正當之途徑，在亞洲各國首都，輪流開大博覽會，聚集各國之

製品，（殺人品絕對排斥）妥爲陳列，任人觀覽，其優者獎之，其劣者改之，比較向上，豈不足以增加幸福而促成進步乎。

交通便利，文明之表證也，鐵道縱橫，河道通行，泱泱大風，何等寬弘，及是時修築官道，由甲國京城，通乙國京城，可以通汽車，可以行單人，可以通輪舟，熟悉路徑者，固不至於迷途，即不知道途者，亦不至於無法問津，路旁附以標識，一望而知此道通至何處，有水之處，預備船隻，有山之地，預先開鑿，警察之崗位，爲適當之配置，遊歷之人士，得莫大之捷徑，觀今日旅行之人，跋山涉水，何等勞苦，累月經年，始達彼處，有錢者，則乘汽車，坐火車，上輪船，無錢者，則不免望洋興歎，老死故鄉，豈非人類間之一

大憾事乎，官道既通，可以步行至各大都城，寬大正直，所謂王道平平是也，此種規模，何等偉大，何等精神，較之昏迷頹唐，終身未出鄉門一步者，相去奚啻霄壤耶。

小學教育，國利民福之基礎也，今日之小學教育，果何如乎，教以爲官，教以謀利，教以損人，教以利己，教以侵略他國，教以欺壓他族，種種教育，莫不與人類之真精神，背道而馳，試觀今日爾詐我諛，鉤心鬪角，竭其智能，爲損人利己之醜行，猶復冠冕堂皇，恬不知耻，以爲人生之本義，原當如是，所謂人類愛也，大團結也，共圖福利也，則爲彼輩夢想所不及，此皆小學教育，根本業已破壞，故謬種流傳，而釀成人類不可收拾之大禍，若不及早覺悟，改

弦更張，則人類之前途，不堪設想，蓋人口愈衆，生活愈難，攘奪殺戮，勢不能免，長此以往，愈逼愈甚，愈趨愈烈，其始也，各國自生破綻，互相殘殺，其繼也，甲國與乙國戰爭，殺人愈衆，其終也，世界各國，因受他國戰爭之影響，而精神錯亂，神經恍惚，遂於不知不覺之中，亦陷於戰爭之漩渦，假使世界各國，均加入戰團，日日以殺人爲事，則人類尙有子遺乎，救濟之道奈何，曰根本改造小學教育，亞洲各國之教育家，共同組織小學教育委員會，視地方之情勢，與國民之性質，選適當之教材，定優良之課本，其惟一要義，先發展地方之利益，擴而充之，圖亞洲全體之福利，決不攙入任何排斥，嫉妬，霸佔，強奪等謬語，亞洲小學教育，果能如斯

辦理，則大本已直，其影自不至於偏倚，種因既佳，收果亦必良好，表面上雖尙有甲國乙國之別，實際上則不啻兄弟姊妹之親，中日兩國，兄弟姊妹也，南洋西域諸國，亦兄弟姊妹也，以兄弟姊妹之情誼，而忍互相殘殺耶，此皆爲小學教育之效益，決不能求之於陰賊險狠之小人，或視人命如草芥之武夫也，亞洲小學教育之根本方針，業已確定，即宜常開小學教育展覽會，陳列各品，均係發揚東方民族之精神，製造東洋民族之幸福，其辦理之法，先在甲國京城開展覽會，令亞洲各國送致物品，閉會以後，將各物品分送於甲國各小學校之學生，繼在乙國開展覽會，亦如是辦理，循環開會，交換物品，聲氣互通，情洽意投，豈非最大之樂事，而亞洲無窮之幸

福乎。

以上所述，日本實負絕大之責任，蓋今日之日本，非十四五世紀之國家也，十四五世紀之國家，只以利己爲前提，他人之禍福，則置諸不聞不問之列，今則民族自決，利己觀念，根本打破，若欲以少數制多數，或甲國吞乙國，則事實上已萬不可能，夫日本人之向上心，日本人之奮鬥性，日本人作事之有條理，日本人計畫之有統系，洵無愧爲東亞諸國之先進，而有雄視世界之價值，觀其對於國民也，諄諄訓誨，猶父兄之於子弟也，觀其對於事業也，勤奮從公，猶慈母之於小兒也，倘能將此種精神，移於東亞之全體，應興者興，應革者革，應提倡者提倡，應撤消者撤消，按步就班，積極進行

，吾知東亞之天地，必逞和平之顏色，東洋之民族，必有快樂之氣味，今日人類之惟一錯覺，全在私心之太重，眼光之太小，心胸之太窄，手段之太劣，假使恍然大悟，痛改前非，不專責人，先事責己，明白自身之地位，了解他人之實力，心平氣和，恪守軌道，人類間之兇氛惡相，詎不能一掃而空。

中國連年內亂，較之一二世紀前，尤爲劇烈，一部廿四史，直可謂之爲權利爭奪紀事錄，與全體之國民無與，彼殺人之輩，尤復不知愧悔，不知羞耻，藉口愛國，日日擾民，長此以往，勢非民窮財盡，國破家亡不止，夫中國，文明古國也，人種，優秀民族也，只因少數利慾薰心者流，爲之挑撥，爲之爭奪，爲之殺戮，爲之權殘，

大好金甌，日見破裂，國家之人格，消滅殆盡，猶復不知培養，不知發揮，出一人才，則百般揶揄，使之抑鬱以死，有一事業，則多方把持，不問能否稱職，關於此，吾所親身閱歷者多矣，吾所耳聞目覩者，亦不少矣，已無能而反忌人之能，已不肯爲而反怨人肯爲，飽食終日，造謠爲事，滿口道德，滿腹盜賊，幸災樂禍，損傷私德，雖具人形，尙下等動物之不若，試視國中，有敢說實話者乎，有敢認真作事者乎，唯唯諾諾，相習成風，剛正果敢，不合時宜，滔滔者天下，盡變爲奸猾險詐之人，不負責任，不本良心，試觀草木，尙知向榮，試觀昆虫，尙有樂趣，飛禽也，尙保其天真，走獸也，尙自在逍遙，獨人類爲萬物之靈，竟不知相親相愛，相長相助

，共圖樂利，協力向上，反甲殺乙，乙殺甲，同種相殺，同國相殺，同胞相殺，互相殘殺，輪流不已，果何爲耶，非喪心病狂，果有若是之荒謬耶。

人類以向上爲原則者也，而尊崇君子，發達正業，乃向上之正規也，凡一國家，雜亂無章，人民日在水深火熱之中，雖曰過渡時代，必經之過程，然主持政治者，何以昏迷頹唐，不知選拔善類，造福國家，反任用宵小，植黨營私，以致戰爭無停止之時，人民無生息之日，列國共管之聲，不絕於耳，強族壓迫之行，時觸吾目，夫今日之國家，卽異日之兄弟也，今日之他種，卽他日之骨肉也，今日之爭執，不值識者一笑也，人類日增，生產日寡，噉飯問題，已爲

當務之急，吾前已言之屢矣，及是時。開發土地，振興工藝，生產加多，始可以維持吾人之生命，而不至於凍餓以死，若夫故意遲滯，妨碍進步，致他國亦受其影響，則他國人民之不平，自在意中，當閉關時代。國內之爭執，乃爲個人之問題，固無多大之關係，今則世界的交通，業已成立，牽一髮而動全局，若不改變方針，另定方法，仍師四五世紀以前之故智，謂我國之內亂，他人無置喙之餘地，自身立論則可矣，其奈人之不信何，欲求他國之諒解，必先了解他國，他國亦人類也，非惡獸也，亦係有理性之動物也，非不知香臭之蠻族也，若平日對於他國，絕不研究，絕不考求，他國之真相，毫不明了，他國之真意，毫不熟悉，遇一問題，則憑空推測。

先懷惡意，不知講適當應付之方法，不知消患於未發之際，種因已壞，安能得良好之結果。

日本出兵山東，國民憤激，竟不幸而發生莫大之事件，死傷枕籍，財產飄零，按之吾所主張人類愛之本義，大相背馳，假使日本在出兵之始，卽有佔領山東之野心，則日本之惡意，早晚必有蹉跌之日，我國民宜以沈靜之態度，爲充分之自勵，時時知恥，時時奮發，拋却私心，忠於國家，考察日本之所以強，熟悉我國之所以弱，發達學術，培養國力，敦崇道德，樹立國本，元氣堅強，外邪自無從而入，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，國必自伐，然後人伐，在二千年前，我國之聖賢，已言之諄諄矣，國中人士，孰不知之，孰不信之，

乃平日以酣以嬉，縱欲敗度，損人利己，戕賊生機，智識階級，爲立國之中堅，而觀其情形，果爲何如，大學林立，學生萬計，考其成績，殊無足稱，此非學生之過，乃主持教育者之咎也。教育當局，並不十分了解教育之真理，安望其能提倡教育，彼輩之惟一心理，在獵官也，在發財也，非爲人教育子弟也，若以吾言爲過苛，則二十年來，國家之情形，何以仍無進步之模樣：民德日墜，民生日蹙，日本知我最詳，故其對我之手段亦最密，此不能專責日本，亦應責備自身，日本人之愛國家，愛同胞，恐世界各國，無出其右者，每有一問題發生，則舉國一致，同仇敵愾，若在平日，則充分保養，不受損傷，實力厚故國威張，乃理之自然也。

中日戰爭之說，此時萬不可提倡也，蓋日本正在軍國時代，軍人之權力，非常偉大，對於我國之積弱，時時欲試其銳鋒，只因無隙可乘，故不能不暫時忍耐，假使釁端一開，則日本有所藉口，陸有貔貅，海有艨艟，長驅而入，銳不可當，以我積弱之國，勢不得不以我國爲戰場，我國內亂，人民之痛苦，業已不堪，再加以日本之蹂躪，我民尚有子遺乎，乃血氣方剛之輩，不明大勢之流，徒逞一時之憤激，釀成滔天之巨禍，能發不能收，小之損失利權，大之滅亡國家，二十年來，我國受此輩之教訓者，非一次矣，夫戰爭之說，談何容易，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，日本之真正情形，我國人果已熟悉之乎，日本之戰鬪力，果爲何如乎，我國應用何法以制彼之死命

乎，日本派兵來華，能制止其不上陸乎，能使列國均與我表同情乎，能使國民不受蹂躪乎，開戰以後，能有必勝之把握乎，相持能至何種程度及若干年限乎，凡此種種，均不肯加以刻苦之研究，縱有研究者，或著書，或立說，欲將日本之情形，供給於國民，而此輩反嫉妬橫生，竟加熱心研究日本者以親日之名，國民之道德如是，國民之思想如是，何以生存於天地之間，而棲息於列強方張之時代耶。

吾一介匹夫，未嘗學問，惟憂國愛民，則矢志不懈，吾深信地球必有消滅之日，人類必有滅亡之時，既知如此，則今日之人類，應戰戰兢兢，努力救死，決不宜再有敵視之行爲，日本先進國家也，其

視聽言動，宜超越一切，更不宜計較成性，損傷文明之風，吾特立獨行，毫無偏倚，所發議論，自信極爲公正，本諸良心，出於至誠，至於外間之批評，則固非吾之所願聞者也，

本 日 之 洲 亞

人類論

序

吾才疏學淺，豈敢言著作，惟干戈擾攘，民無寧日，循環報復，何時底止，吾生當今日，蒿目時艱，怒焉憂之，縱不爲自身計，寧不爲子孫計乎，慨於野心家之只知利己，不顧小民之安寧幸福，長此以往，人類之前途，何堪設想，而現時之所謂富強國家，均無遠大之眼光，持弱肉強食之舊觀念，對於他國之變亂，或私心竊喜之，或故意挑撥之，甚或援助一黨一派，供給軍器軍餉，使其自相殘殺，以便從中取利，我國十餘年來之爭鬥不息，其原因卽在於此，吾嘗思同爲人類，應互相親受，互相尊重，雖有此疆彼界之分，甲種

乙種之別，而呱呱墜地，爲父母所愛則一也，既爲天地所生，同爲父母所愛，壽命有限，物質無關，何必爾爭我奪，擾攘不已，傷天地好生之德，損父母愛子之情，何如共存共榮，協力向上，爲現代保元氣，爲子孫綿福祉，故不揣冒昧，主張減少國家之個位，消滅種族之界限，先使世界變爲五大聯盟國，以弱小民族爲主體，優勝民族居於指導者之地位，盡力整理，謀共通之幸福，各國之凡百事業，就緒以後，卽合而爲一，實行大同主義，吾以爲此種辦法，世界之戰爭可免，人類之幸福可期，井底蛙遼東豬之見，完全排除，幸災樂禍之謬思想，根本消滅，善良人類，始可生存，惡劣分子，始可斂跡，惟具體之辦法，係拉雜寫出，不甚完備，尙望大雅君子，不吝指教爲幸。

中華民國十六年六月三十日

王朝佑誌于都門

人類論

王朝佑 著

人

類

論

「既爲人類，當然愛惜人類，凡不愛惜人類者，不得謂之人類，」吾已言之屢矣，吾何爲而出此言乎，誠以地球在宇宙間，僅一行星耳，此行星上之人類，均爲父母所生，各人之父母，莫不各愛其子女，天生人類，視同一律，既無國界，亦無種別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，萬國如一，絕無歧異，可惜不明道理之人類，偏欲自劃鴻溝，區別種族，因皮貌之不同，而互相嫉視，因言語之不通，而彼此猜疑，始而各爲部落，爭端以起，繼而組織國家，爭城奪地，終而發明利器，殺人如蟻，誰無母父，誰無兄弟，誰無姊妹，誰無妻子，或被屠戮，或致流離，或受侮辱，或失踪跡，神哭鬼嚎，天地變色

，試觀今日之宇內，果爲何等之空氣。

吾以爲人類應盡之天職，在謀人類共通之幸福，換言之，卽努力奮鬥，發達學術，預備與其他星球相往來，與其他人類相周旋，務使宇宙間之人類，均發生一種密接之關係，共寢食，共事業，造人類全體之幸福，泯天地鬼神之界限，雍容揖讓，同心向上，此情此景，何樂如之，考人類出生之本義，全在一個愛字，父愛子，兄愛弟，姊妹相愛，夫妻相愛，人類社會之得以維持，全是愛之結晶。

奈何今日之人類，只知愛己，不知愛人，只知自身之利害，不顧他人之禍福，長此以往，愛己者適以害己，賊人者反以賊身，因只知愛己，遂招他人之嫉忌，而盜竊以起，因只知損人，終有良心之責

備，而惡果必至，強欺弱，大凌小，循環報復，數千年如一日，降至今日，愈逼愈甚，殺人愈烈，嗚呼噫嘻，上天既欲殺人，何必生此人類，人類之嗜殺歟，上天使之然歟，吾將問諸誰氏。

人類既以愛爲本位，所有國界種別，均無研究之價值，甲有病，乙醫之，甲受苦，乙濟之，甲無能力，乙教誨之，甲不安分，乙糾正之，推誠相與，共謀樂利，無政策，無手腕，無陰謀，無私心，堂堂正正，磊磊落落，何等光明，何等雄偉，吾常以爲同是人類，安有不能解決之問題，縱稍有睚眦，何至不共戴天，吾人一生，究有若干時日，來生是否再爲人類，尙在不可知之數，竭力修德，作點人事，猶恐不及，何況損人利己，釀成戾氣，結局利害相反，亡國

敗家，愚歟智歟，吾不得而知之。

愛之具體之辦法，即爲各種組織，譬如增長知識，須有教育，指示軌道，須有法律，勸農桑以圖衣食，修鐵路以利交通，至於財政也，經濟也，飛行也，航海也，皆與人類有莫大之裨益，而不容一刻忽視之者也，若陸軍，若海軍，俱爲殺人之器具，有侵略之野心，應卽行廢止，永遠不能發生，惟警察係維持地方之治安，應在保存之列。

更進一步言之，地球之上，共有五大洲，應改爲五大聯盟國，倘按照今日之情形，遽謀世界之大同，而使之爲一國，恐有窒礙難行之處，所以先將各洲內之各國，變爲一國，名曰亞細亞聯盟國，歐羅

巴聯盟國，南亞美利加聯盟國，北亞美利加聯盟國，亞非利加聯盟國，此等聯盟國之內，所有教育，實業，政治，法律，交通，警察，均由人民組織之純潔團體，管轄之，治理之，充分發展其實益，專注人民之福利，各聯盟國，各設大學校，即亞細亞大學校，歐羅巴大學校，南亞美利加大學校，北亞美利加大學校，亞非利加大學校，至於中學小學，莫不規定適當之地點，編制完善之辦法，奮勇進行，校中課目，以德育，體育，智育爲原則，決不能攙雜些須之野心，或在教科書內，明載佔人之土地，欺人之人民，或強迫訂條約，以圖自身之便利，秘密販禁品，以擾鄰國之安寧，此皆違背人類生存之正義，我人類應羣起而驅諸地球以外者也。

此五聯盟國之內，應各設幹線鐵路若干條，直貫大河若干道，國立公園若干所，公衆圖書館若干處，工場則擇適當之地點，而謀相當之發達，商埠則視地方之遠近，而爲充分之開闢，養老院，濟貧院，殘廢院，育嬰院，盲啞院，及其他凡百慈善事業，莫不應有盡有，務使人民之幸福，逐日向上，地球之進步，與日月同光。

五聯盟國之整理，既已就緒，然後合而爲一，事半功倍，輕而易舉，如此作去，吾敢斷言殺人之事少，天地之氣，賴以溫和，夫人類皮貌之不同，言語之不一，原爲水土氣候之關係，並非天公造人故爲之差異，一旦地球消滅，人類同歸於盡，所謂甲國也，乙國也，此種也，彼種也，權利也，條約也，金銀也，財寶也，俱變爲空中

無何有之物，然則今日之人類所孜孜以求者，非物質之攘奪乎，非權利之爭競乎，大夢方酣，何時能醒，吾將登喜馬拉亞山之巔，而大聲疾呼曰，世界民族，果真無自覺之日乎，果能自覺，將何以救我顛連困苦之人類乎。

今日人類之情形，果如何乎，私心滔滔，排斥異己，嫉賢妬能，喪盡天良，加以政治之組織，過於偏倚，凡事不能公開，居心不可聞問，試觀某人上台，所引用者，多係私人，不問其才不才，只問其黨不黨，發表政綱，冠冕堂皇，當衆演說，振振入耳，此曰救國救民，彼曰弔民伐罪，甲曰提倡公益，乙曰辦理慈善，驅不教之民於疆場，殺無辜之民以洩忿，假公欺而濟私囊，託慈善而便私圖，此

種行爲，果爲民乎，果爲己乎，清夜自思，能無愧乎。

試觀世界之人類，享幸福者，究有幾人，寡人妻，孤人子，獨人父母，老者轉溝壑，壯者散四方，土匪遍地，乞丐成羣，世人各掃門前雪，那管他人瓦上霜，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，金錢非不多，而操於少數者之手，土地非不廣，多爲有勢者所佔有，狡黠之流，受人崇拜，愚懦之輩，遭人白眼，有德者爲人愚弄，卑劣者掌握事權，是非顛倒，邪正混淆，因有此種之結果，始有人類之自覺。

人類自覺之第一前提，在主張獸子政治，（換言之卽以拙誠勝虛僞之謂也，）查世界各國自成立以來，握政柄者，率皆聰明過度，利害之觀念太深，以致愚弄人欺騙人之事，層見迭出，明知某事當爲

，而因於自身無利益之故，竟故意不爲，若有熱心者出而爲之，則反嫉妬之，排斥之，謂爲出風頭，謂爲精神病，種種挪揄，務使認真作事者，懊喪以去而後已，吾自入社會以來，爲政者之煌煌佈告，見之屢矣，各機關之設立，如恒河沙數矣，行政首領之更迭，已數十次矣，糜費之金錢，更僕難數矣，而究其實際，爲人民所謀之利益，果有幾許，人民對於行政官愛戴之程度，果爲奚若，官僚除日夜宣淫，賻博，吸煙以外，所聚議者，無非損人利己之談，所計劃者，盡爲剝肉補瘡之舉，賦稅日苛，民怨沸騰，軍餉無所出，勢必取之於民，官俸不能給，人心遂致解體，加以用人不知惟賢，竟有地方觀念，親疏觀念，夾雜其間，不論資格，不論學業，不論道

德，憑一己之好惡，行黜陟之大典，此種兒戲政治，誠古今中外所罕見，夫學者誠心研讀，原有固定之人格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秉天地之正氣，作人類之師表，若竟輕蔑之，侮辱之，則此等潔身自好者流，勢將望望然去之，而寡廉鮮恥之輩，卑污苟賤之徒，遂得乘時而起，彈冠相慶，爲所欲爲，縱欲敗度，乳臭可掌民政，猾吏竟司民風，未受教育者，而使之辦教育，不諳交通者，而使之長交通，顛倒錯亂，無法無天，怨氣所結，遂釀成今日之現象。聰明之人，每偏於狡猾，狡猾之輩，多不肯實心作事，此固夫人而知之矣，故吾主張馱子政治，（又名陽謀政治）以救濟之，寡頭政治，業已不適於今日之世界，而暴民政治，爲禍尤甚於洪水猛獸，更

爲人類之惡毒，試讀以往之歷史，可以知之，以暴民而統治人類，法律不能制止之，道德不足範圍之，飛揚浮躁，如瘋似狂，愚懦良民，死無葬身之所矣，寡頭暴民兩種政治，既已不能行使，惟有獸子政治，最適宜於今日，蓋腦筋簡單，宅心純正之人，抱人溺已溺，人飢已飢之懷，不知有陰謀，不知用手腕，率直作事，誠心待人，持身廉潔，絕不至有愧心之事，目光遠大，範圍遼闊，苟利於公，則勇往直前，無所謂趨避，責任心重，利己心輕，不必朝發一訓令，夕出一佈告，今日定章程，明日作規則，只認定一條路，往前直走，必達到目的而後已，此種人驟視之似愚，其實乃大智也，天下之事，非虛僞所可成功者也，必獸頭獸腦，誠心作去，方有成功

之日，吾見研究學問者矣，浮薄之流，多無成就，慙厚之士，每易上達，故吾以爲今日之人類，對於私心滔滔，言不由衷之人，應極力排斥，其在政界，在社會，無大功德之人，應盡力疏遠，其犧牲自己之利益，顧念民衆之幸福者，所有人類，應崇拜之，尊敬之，推舉之爲行政首長，爲社會模範，必能有大功德於民，蓋民之所希望者，安寧幸福耳，衣食住三者，縱不能皆爲平等，亦當相差無幾，今日之現象，果如何乎，高樓大廈，食前方丈，侍妾數十，富擬王侯，貴比天子，睥睨一切，傲岸一世，可謂豪矣，得意達於極點矣，而反觀小民，十室九空，流離載道，樹皮剝盡，凍餓以死，爲政者，猶復苛斂誅求，絕不寬假，應徵不力，督責隨之，同是天覆

地載，同具五官百骸，而官吏則如是之雄威，人民則草芥之不若，官吏者，保民者也，而害民若是，國家成立，只爲官吏，非爲人民，機關設立，只爲寄生虫之棲息所，非爲人民謀幸福，試觀各衙署，各局所，人才濟濟，所爲何事，或翻閱小說，或誦讀報紙，或敷衍公事，或相聚閒談，羣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遇長官喜慶，或同僚喪祭，則湊公份，送重禮，殷勤侍俸，惟恐稍有疏忽，揆其用意，無非冀博長官之歡心，欲得同僚之青眼，至某年限，或進級，或加薪，揚揚得意，光耀門庭，以有用之精神，盡消耗於奔競運動之中，以可造之人物，而自暴自棄於官僚之途，國家設官，各有專責，所得結果，適成相反，每經一次政變，則造成許多蠅營狗苟之流，

吸民之膏血，絕民之生氣，攘民之財產，佔民之妻女，種種不道德，無法律之行爲，俱出自統治者之手，無怪乎人民對於政局之改造，或漠不關心，或疾首蹙額，歎禍至之無日，嘗見某人上台，或某人去職，人民多熟視而不睹，充耳而不聞，非矯情也，以利害關係相反故也。

人類之個位，應如何乎，家庭之組織，果奚若乎，社會之發展，已至如何程度乎，全體人類，共有若干數目，男有若干，女有若干，老者若干，幼者若干，青年若干，受教育者，共有幾人，失教育者，在何級數，殘廢有幾，盲啞有幾，究用何法爲適當之救濟，考察身體之健康，注意社會之經濟，設備公衆之娛樂，剷除人類之公敵

，勿因私忿而拼生命，勿昧良心而折壽星，盜賊之發生，必考其所由來，乞匄之衆多，必察其所以至，已享福而思及他人之痛苦，人勞力而責備自身之安閒，人人有公正之心，謀人人自身之便，個人之本位固，家庭之幸福至，社會之組織完，人類可蒸蒸日上矣，人類非以傾軋排擠，互相殘殺爲職務者也，必根據天地好生之德，體貼父母愛子之念，而盡量發揮人類之福利，圖謀人類之向上，使人類登峯造極，在宇宙間揚眉吐氣。

今日國家之組織，純是一種權利慾，甲爭權，乙奪利，甲利己，乙損人，目光如豆，心胸似蛙，勇於私鬪，怯於公戰，訂條約，則費盡腦血，惟恐有一言一字之差，開談判，則極力慎重，惟恐有應對

失檢之處，父以是教子，兄以是教弟，輾轉傳播，無有已時，於是而怨氣中結，惡毒內蘊，愈積愈久，愈逼愈甚，一旦暴發，爲禍有不堪設想者，世界人類之戰爭不已，皆由此階之厲也，今日國家之組織，應根本改造，專以人民爲本位，例如亞細亞洲內，現分中國，日本，暹羅，緬甸，安南，印度，阿富汗斯坦，土耳其，波斯等國，改爲一聯盟國後，應以弱小國家之人民，作政治之主體，日本國強，教育普及，宜居指導者之地位，統計亞洲之土地，有若干方里，每方里有若干人口，每人應得土地若干，先開闢所有之土地，謀衣食之充足，繼謀言語之統一，亞細亞聯盟國，確定亞細亞語，將亞細亞洲現在各國之語，變而爲一種共通之語，其地方土語，則

使之逐漸消滅，言語統一後，再謀風俗習慣之同一，交通之便利，貨幣之統一，亞洲如是，歐洲如是，美洲非洲莫不如是，各洲均如此組織，世界之區域雖大，而組織縮小，人口雖多，而國家減少，每國設大學若干處，大學畢業之人才，均儲存於國家儲才院，無論中央政府，或地方政府，均按照次序，由儲才院提用人才，每提用一次，任期三年，畀以相當之職務，此三年之內，倘有相當之成績，則酌量提升，或予以獎勵，其無成績者，則罷黜之，另由儲才院循序提用，如此辦法，各大學畢業之人才，均有發揮其才能之機會，而無失望之虞，在學校時，自能努力用功，國家用人，無偏無倚，以人才爲標準，自無不平之感，和氣致祥，春風浩蕩，人民咸安

居樂業，此爲人類之眞幸福。

至於農業制度，爲人類生活之基礎，應先由此着手，例如亞細亞聯盟國之土地，應盡量開闢，使野無曠工，五谷豐登，原料衆多，而工業商業，可相繼而興，農業發達，則乞匄減少，盜賊絕跡，工商業興，則游民不生，社會之秩序，得以維持，各國均竭力發揮人類之本能，所謂兵者，自歸無用，兵無用，則野心家斂迹，而戰爭不起，而政局可以免飄搖不定之狀態，政治既入軌道，人民各循秩序，恪守自身之範圍，從事應作之事業，舉凡人類力之所能及，利之所宜得，莫不努力奮鬥，達到目的而後已，其以前之爾詐我虞，互相欺凌，互相壓迫，互相侵略，有強權，無公理，以少數，制多數

之惡劣行爲，一掃而空，人人有自由之思想，人人有範圍以內之自由動作，倘有逾越範圍者，由警察之力制止之，不必興兵動衆，大張撻伐，保民者，適以害民，世界之殺人機器製造所，應一律取消，而改爲於人類有利益之器具製造廠，由是以往，狡黠者，無所逞其伎倆，豪強着，無所用其威力，個人與個人之間，以真面目相交際，家庭之內，絕不發生任何問題，社會之基礎固，始爲人類之眞幸福，若今日世界各國之情形，強盛國家，比較的有秩序，有條理，差強人意，至於弱小國家，則雜亂無章，一團散沙，昏昏沉沉，夜郎自大，人人英雄，人人豪傑，人人聖賢，各不相下，無職業，無教育，行尸走肉，徒擁五尺之軀，而不作人事，雖具人形，尙犬

馬之不若，此種責任，當誰負之，爲政者不能辭其咎也。

今爲根本之改造，宜先推翻現在之包辦政治，現在之政治，非人民之政治，乃強有力者之政治，現在之主持政治者，非人民愛戴之人

，乃人民嫉視之人，柄鑿不相入，黨齷不同窰，安望其治臻上理，

嘗見各政黨各當局之大政方針矣，莫不曰根據民意，而結局則大爲民意所反對，何者，用人不當故也，以不知愛民之人，而使之掌民政，其不愈走愈遠乎，以毫無品格之人，而使之辦教育，其不南轅北轍乎，欲救此弊，先由人民推舉真正好人，爲行政委員，委員之下，分設若干部，部長亦由人民公舉，各有專責，各司其事，用人則取之於儲才院，嚴禁運動請託之習，限定資格，考查成績，各部

部長之不稱職者，則由人民組織之糾察院指摘之，撤換之，另於中央及地方設陳情院，使人民自由發抒意見，或陳訴冤苦，下情上達，行政官與人民合爲一體，然後發達教育，振興實業，整理交通，統一財政，其餘如司法，警察，亦循序辦理，本互助之精神，達向上之途徑。

吾何以主張各洲聯盟乎，誠以國家之界限太嚴，殺人之機心太大，詳細以思，殊屬無意識之極，何如放開眼光，擴大範圍，本愛惜人類之宗旨，行共存共榮之實際，優者教誨之，劣者學習之，強者指導之，弱者服從之，所有人類，均發生親族之關係，朋友之感情，一切機心，全行漸滅，彼此相愛，彼此相敬，兇狠之氣不生，和藹

之風可致，關於此，吾已確有經驗矣，吾係北京大學畢業，而長於日文日語者也，吾留學日本，年限有限，回國以後，入北京大學，是時該大學有日本留學生某君，吾常與之交際，練習日語，吾深知中日關係，不可分離，無論有何芥蒂，勢必設法削除，若長此傾軋欺凌，結局決非中日兩國之福，例如吾之近鄰，終日吵鬧不休，吾心安乎，吾之近鄰，終日叫苦連天，吾心忍乎，一旦吾之近鄰，飛皇騰達，蒸蒸日上，吾不與有光榮乎，中國者，日本之近鄰也，日本者，東亞之強國也，東亞之霸權，日本人握之也，東亞之牛耳，日本人執之也，然則爲日本者，將何以處理東亞乎，將何以對待中國乎，不干涉中國內政，非日本人之口頭禪乎，經濟提携，非日本

人之主張乎，共存共榮，非日本人之希望乎，而究其實際，我國之擾攘不安，日本人果不與聞乎，各黨各派，日本人果不參加乎，日本人在我國設立之新聞機關，果無挑撥操縱之嫌乎，我國之日本顧問，果真盡忠于我國乎，凡此種種，吾均不能無疑，吾雖疑，而仍願與日本爲友，蓋日本人之爲國奪鬥，日本人之作事真誠，日本人之團結力，日本人之向上性，在在足爲東亞各國之模範，倘日本人有遠大之眼光，以東亞之天下有己任，不沾沾于小利，不斤斤于目前，以沈著之態度，定適當之辦法，吾知東亞民族，必能團結一致，共謀樂利，吾自大學畢業，在各機關供職，第一步之辦法，即招待日本新聞記者，吾之與人交際也，一以誠實爲原則，對待中國人

如是，對待外國人亦如是，故民國九年至民國十三年，五年之間，已舉相當之成績，吾在京漢鐵路局時，日本人之來我國遊歷者，赴京漢鐵路局要免票，我均盡力助成之，並有時預備專車，務使日本人滿意而後止，某日日本人擬赴長辛店，參觀京漢路機器廠，我欣然陪往，招待周至，此不過舉其一端耳，至於我在國務院統一委員會時，與日本人之交際，幾無日無之，現時在北京之日本新聞記者，當能記憶之，或同赴郊外散步，或偕往飯館飲食，爾無詐，我無虞，推誠相與，有如兄弟，彼時之中日關係，故無絲毫此疆彼界之分，甲國乙國之別，某日本記者曰，「倘以王君朝佑當中日外交之衝，無論任何問題，必能迎刃而解，」是言也，誠不虛矣，民國十

三年，我在青島，辦對日外交，日本人每藉口於北京細目協定，遇事枝節橫生，彼時我之經驗不深，往往有鹵莽滅裂之嫌，然我一片真誠，日本人竟爲之感動，除極有關係之大問題，暫不解決外，其餘小問題，莫不逐漸清理，我國實獲相當之利益，由是觀之，對日交涉，在乎得人，人不相宜，失敗無疑，不用媚日，不用排日，以堂堂之鼓，正正之旗，根據情理，拋開胸臆，與日本人相交涉，安有不能解決之問題，何以經我手辦者，每易就範，由他人手辦者，多生掣肘，果係日本人之狡猾乎，抑我國辦交涉者之不盡得人耳，此次日本對我國出兵，凡我國民，爲保全國家之體面，爲維持國民之人格，當然極力反對，但事必有因，然後有果，日本之出兵，非

藉口於南京海洲之事件乎，南京海洲之對待日僑，果咎在彼抑在我乎，吾述至此，吾又不能不責日本人之疏於事先矣，日本人倘有誠意對我，在十五年前，必能有具體之辦法，明知我國在過渡時期，日本居先進國之地位，理應協助我國，整理一切，乃不此之圖，方針錯誤，舉棊不定，以軍閥爲目標，惟利己之是圖，凡我人民之禍福，則置諸不聞不問之列，甚或欺壓我人民，強佔我財產，買我之怨，結我之仇，我國民對日本之不能諒解，其原因果不在此乎，近且日本，又標榜對華持不干涉政策矣，宣之於報紙，傳之於列國，用心良苦，手段甚猾，然而派兵來華，雖高揭充分之理由，益增我國民之疑竇，雖無佔領土地之野心，實有佔領土地之嫌疑，加以二

十一條之痕跡未泯，滿洲之佔據依然，雖曰日俄戰爭，日本犧牲若干之財產生命，與佔領其他地域不同，辯則辯矣，夫滿洲者，中國之領土也，日本人把持之，名不正，言不順也，然而欲日本人，全數撤去，又爲事實上所不能，長此以往，時機一至，衝突卽起，所苦者，仍我人民耳。

救濟之道如何，曰，亞洲聯盟，亞洲各國聯盟，當然推中國日本爲盟主，組織聯盟政府，爲對外之機關，例如對於歐洲聯盟，美洲聯盟，非洲聯盟，均以亞洲聯盟政府與之直接交涉，維持東亞之利益，保護東亞之人民，亞洲內之各國，則仍各保存其固有之政府，專爲執行內政之樞紐，爲人民謀幸福，不干涉對外政事，所有以前

亞洲各國間訂立之條約，一律廢除，從新組織，日本國強，其餘各國均弱，對於開發土地，振興實業，整頓交通，清理財政，當然須利用日本之資本，與日本之技師，日本須誠意爲之，使東亞人民之幸福，逐日向上，不得存絲毫之野心，至於人口住在之區域，有過於稠密者，有過於鬆疏者，應不分國界，設法移轉，移轉以後，應同樣待遇，不得歧視，一切公權，均應付與，並可互通婚姻，消除種族，亞洲聯盟國，暫設國防兵若干，駐紮適當之地點，聯盟政府，由亞洲各國之智識階級，共同協議組織之，亞洲各國，除國防兵外，不得私設軍隊，各國對於歐美各國所訂立之條約，根本推翻，另由聯盟政府，從新協定，亞洲各國內之治安，由警察維持之，要

之，我國之內亂不息，此事似無法着手，而欲我國停止內亂，各軍閥似無此種覺悟，究其結局，仍在我國人民之自覺，而人民自覺，端在教育，以今日教育之狀況，人民自覺，當俟諸黃河清之時矣，然則必如何而後可乎，曰，先由亞洲各國有志之士，組織一大輿論機關，發公正之言論，作人民之指導，警告軍閥，督責政府，戢強者之野心，振弱者之志氣，三五年後，亞洲各國人民之意思，日見溝通，彼此之情形，互相了解，行動一致，思想如一，任何強權，不難摧折，所謂強力政治，陰謀政治，利己政治，均使之消滅而無餘，夫如是亞細亞人民之大聯盟，始可成功，人類之禍，始可倖免，否則只由一國行動，則掣肘橫生，萬難自如，例如中日之間，問

題雜亂，治絲而棼，無法究詰，加以軍閥跋扈，人民愚昧，陰謀家
惟利己之是圖，懦弱者甘受其宰割，此種無意味之問題，日纏擾於
吾人之腦髓，而無法擺脫，若不由大處落墨，遠處着手，我東亞之
大局，果有解決之日乎，東亞大局，爲現在世界問題之焦點，第二
次之世界大戰，將在東亞舉行之，我中國必爲大戰場，我國連年內
亂，人民業已水深火熱，再加以世界各國之蹂躪，我民將無噍類矣
，欲防止此患，只有打破世界之國界種別，廢除不平等條約，組織
各洲聯盟，以洲爲本位，以人民爲主體，欲製造人類之幸福，維持
世界之和平，舍此道莫由矣。

亞洲之辦法如是，歐洲之辦法亦如是，美洲非洲之辦法，莫不如是

英，美，法，日，意五強國，以公正之道德，竭自身之智能，圖人類之幸福，免人類之痛苦，居長兄之地位，作弱者之福星，較之用強權，欺他人，得罪鬼神，買怨民衆，孰得孰失，當自擇之。

英國逞強，欺壓他族，已爲有目所共覩，例如對待我國，實屬違背人道，天理不容，熱中帝國主義之權威，忽略民族主義之勢力，英日同盟，業已消滅，對美關係，不甚圓滿，爲英國計，殊爲可惜，而英國仍毫無覺悟，一意孤行，以致惹起人民之反感，而多年經營之香港，遂發生動搖，而有民國十一年三月中國船員之大罷工，及是年十月開灤煤礦之大罷工，至於廣東之國民黨，對於英國官廳之爭議，更不一而足，因此種種，竟有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上海之

大事變，此事變之內容，極爲複雜，而印象之深刻，影響之廣大，洵爲前此所未有，茲略述其梗概如次。

民國十四年五月三十日。

上海公共租界之警察，砲擊我國學生，形勢驟變，禍亂遂起，竟波及於北京，天津，漢口，重慶，九江，鎮江，南京，廣東及其他重要各都會，查此事變之內容，以上海內外紡紗廠之開除工人開其端，又有五月十四日之大罷工，是日夕約有工人三百名，闖入工場，破壞機器，遂與印捕衝突，印捕開槍，擊死一人，負傷數名。

至五月二十四日，由上海大學文治大學學生發起，組織學生團，開被害工人追悼會，並募集罷工工人生活維持費，在公工租界內，舉

行示威運動，形勢緊張，演說激烈，租界當局，竟拘捕爲首學生六名，學生團要求無條件釋放，而租界當局悍然不顧，竟送之會審衙門矣。

五月三十日爲審判被捕學生之日，學生團憤激之餘，遂組織「援救被捕學生聯合會」，散佈傳單，曰，「反帝國主義」，「實行經濟交絕」，「反對租界道路之擴張」，「反對印刷物取締法案」，「反對碼頭稅」，「氣勢大振，尤以女學生之演說，爲激烈，附和之羣衆，愈趨不穩，警察逮捕爲首者數名，羣衆愈加激昂，欲逕行將被捕者奪回，而大衝突起矣，羣衆賴人數之多，而頑強抵抗，警察執最後之手段，而開砲斃人，死傷之數，竟達數十，于是上海人心，受此刺

戟，憤激之情，不可遏抑，其後上海之排外運動，共經過四個階梯，第一，由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四日，爲罷市期間，第二，由六月五日至六月十日，爲罷工期間，第三，由六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六日，爲經濟絕交期間，第四，爲事件終了，各業恢復期間。

上海事件，雖以日本紡紗廠爲重大原因，而擴大之者，爲工部局之英國警察，故中國方面，當然以英國爲對手。

至于沙面事件，係受上海事件之餘波，中國對英關係之糾紛，遂愈趨重大矣，按廣東勞動團體，以示威運動及準備罷工；漸見不穩，加以廣東政府之煽動，形勢益趨險惡，自二十日起，先有外國船之海員罷工，電車司機及車守之罷工，繼有外國使用人與飯店聽差等

之罷工，至二十三日午後，有學生數千名，與勞動者，市民，軍人等，在海岸及沙面租界附近，爲示威運動，該團體將入英租界時，中國方面有先開槍者，英法陸戰隊，遂開機關槍，以應之，及西碼頭之中國軍隊開砲，而大衝突因之而生，雙方戰鬥，約亘二十分鐘之久，結果死中國人數名，法人一名，英人二名，排外運動，反帝國主義，實行排貨等問題，相繼而起，極其激烈，日本亦急派驅逐艦二艘，赴該處保護日本之僑民，香港政府送印度兵八十名于沙面，使當防備之任，其後事件完了，廣東政府外交部關於二十三日之事件，向各國領事，提出正式公文，謂此項事件，係英國首先開槍，除擊死軍人不計外，並擊死良民百餘名，遂提出五個要求條件，

要求英國方面謝罪，而英國否認首先開槍，領事團遂拒絕廣東政府之要求，交涉破裂，復陷于交戰狀態，香港政府乃禁止米，煤，及煤油等日用必需品，輸入廣東，爲抵抗中國人之罷工，而實行生活資料之封鎖，以壓迫廣東，沙面之防備，日趨嚴重，非俟排英罷工消滅之時，決不撤去防備，其激昂可謂極矣，英國之態度，純有強硬的傾向，法國和之，日、美雖調停之而不能，於是不得不取旁觀之態度矣，廣東政府，雖無再戰之意思，而與北京政府步調相同，極力煽動排外，不買外貨，經濟絕交，對於統一運動，已予以多大之注意，廣東商民疲敝之餘，對於政府之態度，雖未完全同意，而知遂行大勢之不利，由總商會籌措罷工團之給養，以窺政府之鼻息

，由香港撤退廣東之罷工勞動者，爲數約達十五萬人，留在香港者，約五萬人，有一部分歸還鄉里，彼等之給養，每日須數萬元，以廣東政府之貧弱財政，斷不能任此負擔，而商民又不能全數承認，故對於勞動者之給與，勢不能不有缺陷，彼罷工團希望復業者不少，而香港之中國勞動者，就中如電車車守，電車司機，造船廠及發電所之機器工人組合員，與渡船之中國乘組員等，與廣東總罷工團相呼應，而開始罷工，香港與九龍間之交通，因之將行斷絕，英國乃代之以水兵，學生亦隨聲附和，對於上海事件，發電聲援，陸續退學，香港政府設立之學校，其學生等，亦有遙爲聲援之形勢，學校當局，將爲首者，開除數人，以致全體罷課，廣東罷工，爲時甚

久，至九月末，中英兩國，始希望解決，倘有適當之調停者，或得意外解決之速，亦未可知，據云，加拉罕曾通告鮑洛廷云，在關稅會議以前，解決罷工問題，較爲有利，云云，即工人團體，亦討論解決罷工之方法，且廣東香港間之交通不便，兩地間之定期船，雖欲復活，而因種種之障礙，尙不能即如昔日，至十一月中旬，沙面東西兩橋，既已開放，而廣州香港罷工委員會，特發佈告云，「沙面東西兩橋，既已開放，此係外國人遵守我人民之秩序，足徵政府有統轄之能力，但本會深慮有匪徒破壞罷工，故嚴加監視，除令糾察隊，偵查隊，從事巡察外，特通告中外各界，若未得本會之特許者，不得入沙面，倘有犯者，嚴重處罰，」云云，於是本問題至次

年，廣東罷工團之態度，漸次強橫，加以廣東政府，持旁觀的態度，罷工之行動，遂愈無限制矣，至二月十二日，罷工團糾察隊，未遵海關之規定，將檢查未完了之船貨，任意押收，海關執務，因受妨害，廣東海關稅務司赫黎柏爾氏屢向廣東政府，提出嚴重抗議，結局毫無效果，遂於一月二十日，向廣東政府及廣東領事團，提出如左之抗議，同時並致電北京總稅務司，陳說海關閉鎖不得已之情形。

若罷工委員會，對於船舶及倉庫之貨物，不停止其干涉，或未得海關之許可，而為罷工團取去之應由海關檢查或保管之貨物，（與五國有關係之多量之貨物，及禁制品如火藥等）不即時返還

於海關時，則由二月二十一日起，停止輸出入貨物之通關手續。及汽船之積卸，云云。

廣東政府，對於此，並無何等之回答，而總稅務司則即行贊成，於是廣東稅務司由二月二十一日起，閉鎖海關，並禁止廣東黃浦間之船舶航行，且停止輸出入貨物之稅關手續，及船舶積卸，於是廣東出入之船舶，全陷於停頓之狀態，廣東政府，大爲狼狽，乃於二月二十二日，開政治委員會，其結果命罷工團將押收之貨物，送還海關，並須遵守海關規則，一面通告海關，說明此事之處置，請其停止閉鎖，由是廣東政府與稅務司之間，交通開始，結果由財政部長宋子文將罷工團押收之貨物，送還海關，並保證今後對於出入船舶

之一切手續，罷工團不得干涉，此旨決定後，遂於二月二十五日，正式簽字，由二十六日起，海關照常執行事務，此問題遂告一段落，然罷工團對於稅務司之態度，則大加非難，而着手於反英示威運動，倡議收回海關權，形勢再見不穩，其解決乃愈感困難矣。

由上所述之上海事件及沙面事件觀之，白種人之對待我東亞，果具如何之心理乎，白種人爲天之驕子，他種人則盡爲奴隸，非白種人平日之言論乎，南京事件，對待我國，又持辣腕，所謂人類愛之精神，爲白種人夢想所不及，我亞洲民族，受其踐踏蹂躪者，已數十年於茲矣，日本覺悟最早，努力奮鬥，維新志士，不惜犧牲性命以赴之，若西南之戰役，若領事裁判權之爭執，若法典之編纂，若顧

問之聘用，若服裝之改變，莫不煞具苦心，履盡艱難，始有今日之現象，世人只知日本之富強，亦知日本富強之所由來乎，我國人才非不多，而誠心作事者則甚少，只知責人，不知責己，傲慢成性，精神頹靡，財政如是之紊亂，交通如是之錯雜，民生如是之凋敝，吏治如是之竄敗，以視明治維新之前，相差無幾，而彼邦發奮爲雄，儕於一等強國之列，我國爭鬪不息，墜入九淵而不自知，由是以往，不但不能達到所謂東亞聯盟之目的，且恐不能保存現在國家之形式，吾不敏，謹擬具辦法如次。

一、中央設顧問院，聘請各國顧問各一人，專司採取各國良法美意，補助改良中國政治之事。

二、經顧問院之介紹，向各國借款十五萬萬元，俾充改良一切政治之用。

三、中央及各省各縣均設委員會，糾察院，陳情院，儲才院。

四、中央設各部，分掌政事。

五、編訂法典。

六、統一貨幣。

七、修理道路。

八、整頓警察。

九、發展教育。

十、振興實業。

十一、刷新外交。

十二、裁減軍隊。

十三、移民實邊。

以上僅舉其犖犖大者，至於具體之辦法，全在忠實二字，蓋吾國之大病，並非人才之不足，亦非法則之不良，只因道德太壞，欺人欺己，欺天地，欺鬼神，無往而非詐欺，以致父子不相信，兄弟不相信，甚至夫妻亦幾乎同床而異夢，大好河山，慘淡無光，優秀民族，昏迷不醒，欲圖改絃而更張，端在革面而洗心，時時求諸己，事事本諸誠，內部堅固，外邪不入，政治就緒，人民樂業，夫今日世界之問題，非亞洲乎，而亞洲之癥結，非中國乎，中國之病，應由

中國人診治之，外國方劑，不過供參考耳，中國人民之幸福，應由中國人製造之，外國繁華，不過供賞玩耳，因連年戰爭之結果，國民已精神恍惚，莫知所措，雖擁肉軀，殆同死人，若無二三先覺，挺身而出，大聲疾呼，喚醒四百兆之同胞，洗滌四百州之土地，爲禹域揚威，爲黃族吐氣，則亞洲之前途，誠有不堪聞問者矣，吾述至此，吾言盡矣，世有教我者乎，吾將往受教焉。

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



3 1111 013026115

419899

中華民國捌拾陸年玖月廿貳日

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十五日印刷
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發行

有禁
版翻
權印

亞洲之今日
附人類論

▲定價五角▼

著作人兼

王朝佑

發行人

印刷所
京城印書局

發行所
日文專修學校

西四寶禪寺街
東安市場

分售所
文美書莊
佩文齋

080 B 72